

【世相】

中年货车司机

□李晓

山道上,沉沉夜色如墨,一道车光打在路边黑压压的松柏树上,树恍如一群威严的老人站立着。“啪啪啪”,这是我堂弟在打自己的耳光,42岁的他正驾驶货车拉着矿石从山里往城郊工厂飞驰。这几天厂里催着要矿石加工,必须加班加点把矿石从山里运出来。

堂弟是给矿山老板打工的,驾驶着一辆载重量14吨的重型货车,专门运送矿石出山。堂弟的身体精瘦,我真不敢想象他是如何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的。那次,我站在堂弟那辆大货车前,顿感自身渺小。

在半夜的山道上,堂弟为何扇自己耳光?堂弟说,哥啊,我实在是太疲倦了,眼皮直打架,只有对自己猛扇几个耳光,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以前开车疲倦时,堂弟总是用力按、揉、掐、拍自己身上的穴位。这一次,那些动作不管用了,只能打自己的脸以振作精神。“哥,这辈子除了我自己,还没有谁打过我的耳光。”堂弟对我说。

堂弟是我幺叔的儿子。当年,我们老家那个村子还有一所土墙歪立的小学,堂弟在那里读到四年级时,村小学被并到镇上小学,他又转移到镇上读完了小学,然后升学到镇上的初中。上完初中,堂弟再也没信心去上高中了,特别是上数学课时如堕云雾,看黑板上的数学题似看天书。幺叔问他,你到底还想去上学不?再穷我也要供你上大学。堂弟直摇头:不上了,我跟着你去打工。幺叔对我叹气说,你弟弟不是读书的料,遗传了你幺叔的脑子,笨得很。

堂弟18岁那年,就随幺叔去了浙江一家鞋厂打工。干了不到一年,堂弟感觉在别人手下打工太窝囊,要自己单干,干大的。幺叔对他说,由你去吧。于是堂弟跟人去批发水果,不到一年,把幺叔给他的5万元“创业资金”全亏了。幺叔说,你还是去学门手艺吧,天早饿不死手艺人。堂弟21岁那年回到故乡城市学厨师,学成后,他不想给人打工,就自己开了一家饭馆,创业资金又是幺叔支持的。堂弟对幺叔说,放心吧,我会加倍还给你。

堂弟开的馆子,是我帮忙起的店名,他很满意:“哥,还是你有文化。”馆子开张时,幺叔特地从浙江赶回来,回村到处给乡人打招呼:“我儿子在城里开了馆子,多关照啊!”在乡人间一向讲义气的幺叔果然好人缘,接到了村里的第一单生意,一个村人八十大寿,进城摆了18桌宴席。但堂弟那次并没有赚到钱,村人自带了宴席上的酒水,耿直的堂弟还给他们的宴席费打了折。

堂弟的馆子开了两年就关门了,一是生意清淡,二是被堂弟隔三岔五请来的酒肉朋友大吃大喝给吃垮了。这一次,幺叔对他发脾气了,堂弟说:“爸,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!”有一天,堂弟眼泪汪汪地问我:“哥,我爸说我是个废物,我真是废物吗?”我鼓励他说:“兄弟,你不是废物,再换一条路吧。”

堂弟25岁那年结了婚,妻子是他开馆子时在店里洗碗的一个女孩。婚后,堂弟去学了驾驶,学成后去给一位企业老总开车,但那老总脾气大,喜怒无常,堂弟一气之下辞了职,改去驾驶货车,运输建材、煤炭、矿石等货物。

如今,堂弟干货车司机已14年了,他在开矿的老板那里已经打了3年工。去年秋天,幺叔突发脑梗,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就花费了8万多元,我堂弟一声不吭地支付了。他说:“哥,无论如何,我要保住我爸的命。”

幺叔的命是保住了,但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,只能坐轮椅,还要长期服药。医生说,脑梗还有随时复发的可能。幺叔住在堂弟在城里的家,夜里睡觉很折腾,一个小时就要翻身一次,或者嚷嚷着口渴要喝水、要上卫生间。不到半个月,嬢嬢和堂弟就有了“熊猫眼圈”、厚厚的眼袋。一天,幺叔说:“是我拖累了你们,我还不如……”还没等幺叔说出那个字,堂弟一把就捂住了他的嘴:“爸,我们永远不会嫌弃、放弃你的,我跟你保证!”幺叔呜咽着哭了。

堂弟在半夜山道上打自己耳光的声音,震颤着我的心。我唯有祝福这个用力生活的中年司机,在悠长命运的晨昏,把生活的担子扛下去吧,希望你轻松的日子、幸福的日子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时光底片》等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浮生】

跟月亮说说话

□牟民

春日,跟母亲吃过晚饭,收拾利索碗筷,我在西间打开电脑,继续写一些农村见闻。沉醉于写作中,不知不觉留下两千多字。眼睛有些疲累,站起来活动发酸的腰,转身间,见东间黑魑魑的,母亲没开灯,没看电视,大概早睡了。却没想到,母亲和衣坐在炕头,转头看向窗外。

外面一片瓦亮,映得室内摆设清清楚楚。我误认为母亲身体不适,询问之。母亲掉头对我说:“别说话,我在看月。”我有些意外,老人咋就爱好赏月了呢?只听得母亲说,每到月圆的时候,我都会在黑影里看看它。早年没注意月亮会这么大,会这么亮。我说:“它本来就那个样子,你没注意就是了。”

母亲却跟我说:“早年没心思、没空闲看它,如今看它,格外好看,格外亮堂。这日子好了,月亮也跟着好看了。”

这话让我惊呆了,不是月亮好看,而是母亲的心情好了,看啥啥好!

“你没记得月下咱做过多少活儿吗?黑灯瞎火的,忍着病痛跟月儿对话吗?”母亲接着感叹。

“记得的,怎么能不记得呢?您在月下扒过苞米、碾过地瓜干、淘洗过地瓜丝,有时候还纺线。”

“可那时候,我咋就没抬头看看它?它给过我们多少亮光呀!”母亲似在抒发对月亮的愧疚。

记忆可以穿过时空隧道,返回那有月亮的晚上。我和母亲都曾经得过胆道蛔虫、胆囊炎,病情总会在春秋来临,引发剧烈的腹部、后背疼痛,疼起来不停翻滚,那滋味真的叫痛不欲生。有一次,母亲夜间犯病,没有车载工具去医院,农村偏远,交通不便利,得了病,大都在家抗。母亲疼得大汗淋漓时,不停地哼哼。我立刻给母亲捶背,以减缓疼痛。那时,屋里不舍得点煤油灯,在黑影里跟疾病抗争。月亮把光探到炕上,母亲感到脸上有了亮色,心情好了些。我抓一把月色,说:“妈,你看,月儿这么亮,它跟我们做伴呢。”母亲苦笑笑,月光在脸上晃动,她忽然说:“要是月亮到屋里,给我照一照肚子,把那虫子照出来多好啊!”我清楚

记得母亲的话,当时我发誓说:“等我长大了,造一个大月亮,给您照照,把病照跑了。”

话说着,疼痛又来了。母亲捂着胸口,蜷起身子翻滚。疼痛稍减轻时,母亲躺在炕上,月色映照着她那干黄的脸。

记忆总是删除那些没有痛感的,痛黏上了月色,在不知不觉中总会梦到它,清醒地记起它。

如今,鲐背之年的母亲依然能够穿针引线,这么浓厚的月色自然引起她的注意。从暗处看窗外的月色,倍增其亮色,让处于暗影中的身心俱在白亮中,自然想起那些不平凡的月色。别看不起母亲这些老人,她们也会赏月,会珍惜月亮的给予,借此排除孤独。

其实,母亲并不是如今才会看月的。早在几十年前,她就格外注意月亮了,这得从父亲说起。新中国成立前,父亲跟着部队打过四年仗,伤残复员回家,跟母亲结婚后,曾有段时间晚上睡不着,一躺到枕头上,脑子里老有战争的片段晃闪,如同蒙太奇。有月亮的晚上,父亲更兴奋,便在院子里溜达,溜达不过瘾,就到外面溜达,到山里溜达。母亲怕他意识不清,走失了,悄悄跟在后面。母亲跟我说:你爹那是回忆打仗的经过。他到了山里,看六月的麦子,风吹过,你爹会念叨:看啊,敌人一排排倒下了。他看地面有一片月光,说那是水,大家过河要小心。我搀扶你爹回家,他继续在院子里走,直到走累了,才睡一会儿。母亲说:“每当有月儿的夜里,我会想起这些,跟月儿说说话,这日子就有了奔头。”

那天晚上,母亲坐到半夜。等月亮到了头顶,她要去院中小解,下炕、拄拐。我听到门响,劝她别出去,在屋内处理,我们给她买了坐便器,防止外出摔跤。母亲摆摆手,慢腾腾地走到院子中间,月光直射,满了一身。她用手扑打扑打,说:“这月在下雪吗?”之后,母亲并不回屋,围着四周,在院子里慢走,嘴里念叨着。她的脚抬起来,轻挪轻放,怕踩了月光似的。

我站在门口,感叹:有月亮做伴,真好!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栖霞一中语文高级教师)

【读心】

如果回到从前

□丹萍

经常搭公共汽车,坐在临窗的位置,我会感觉恍惚起来,脑海中瞬间出现的大抵是这三个问题:我是谁?我为什么在这里?我要去哪儿?

有时候会梦见去世的亲人或者朋友,醒了要想好久,他们究竟还在不在?我是醒了,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?

曾经认为好多电影转场的手法都好刻意,现在发现,时光的流转,真的就是那个笨拙的样子。

读初三时,我和同学坐在学校礼堂门口的石阶上。礼堂的大门朝西,我能分得清方向,就是从记得这个大门朝西开始的。离开学校时,我会在脑子里想象一下礼堂的方位,从而判断东西南北。去陌生的地方,有时候还是会把这个礼堂挪进我的视觉里。

看着夕阳,我对那个同学说,如果20年后我们还一起坐在这里,两个画面连起来,就很像电影。

当时也就是说说,现在这个情景还会出现在脑海里,好像摄影机从空中向下俯拍,两个小小的人儿。这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有超现实的力量。我没有勇气去问那个同学,我们是真的曾经坐在夕阳下的台阶上聊天,还是我不过是把梦里的某个碎片当真了呢?

我有个朋友是诗人,每年都搞一场新年诗会,也不赚钱,就当是一个城市文化活动,搞了很多年了。这两年日子过得有点支离破碎,今年新年的时候我问他,怎么还没看你发新年诗会的消息啊?他说不确定的因素太多。

左等右等也没看诗会搞起来,直到前几天,看他又发布新年诗会的消息了,其实是一场“六一”诗会,但他还是把诗会叫新年诗会。我特别喜欢这一点——就是要搞一个新年诗会,不管是不是在新年。

以前朋友们约着一起吃饭、看电影,不来的人的理由都是“有个会”“见个人”“出个差”,最近则经常是“不舒服”。

以前我们会说,少来了,别找理由,喝一杯就舒服了,走走就舒服了。现在不会这么说了。自从年龄过了50岁这个关卡,大家都知道身体是会发生变化的,包括但不限于僵硬、迟钝,以及各种没来由的疼痛。

每次站在路边的台阶上迈步上公共汽车,我都想一步跨上车去,像过去一样。不过都放弃了,还是先下台阶,再上公共汽车——对自己这个跨越的动作没信心了。

上次腰疼得不行,朋友介绍我去医院找名医推拿,叫号,轮到我,医生的诊室里一屋子小伙子,都是实习生。他们指示我躺到床上,有人摆我的头,有人摆我的脚,把我搞出一个侧躺的很扭捏的S形,主治医生走过来,哈哈一声,在我背上拍打了几下。我站起来,居然就真的不疼了。我知道不会完全治愈,但有这样的“复位”治疗手法,仿佛随时可以“回去”,仍旧安心了不少。

骑单车过广州大桥,有一段下桥的斜坡,我感觉全城的男女老少都是骑车下这个斜坡的,而且很享受这段路。只有我每次都是推行。每次我都想,如果这是人生的旅途,上坡的时候比较累,我是下来推行的;下坡的时候本来可以借势提速,我又害怕速度太快失控,仍旧下车推行。那我确实是赶不上大家的速度了。

幸运的是,恰好在我身体变慢的时候,我的心也变慢了。推着车慢慢走下坡路的时候,看到大家在我身边飞驰而过,我一点都不急,也根本不想回到过去我能快跑的任何一天。

没有什么比身体和心同步更好的了。(本文作者为资深媒体人,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、网易)